

藏在老屋的童年

□岳西县关工委 王启林

离县城不远有个小山村叫王畈，我呱呱坠地后直至迈出大学校门前一段长长的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岁月，就在那里缓缓流过。

老家叫王大屋，老旧的青砖泥瓦房门口孤零零矗立着石头大门框，与“大”字沾点边。黑灰底色里偶尔露真容的第二进大厅上雕梁画栋，也算“大”屋标配。条石砌就的正方形天井太小，成人三五步就能跨过去。我老家就位于天井西南角，厨房门正对天井，我家唯一进出之道。

家门口是剃头大叔来老屋剃头的固定位置，有风有雨夏天太阳晒的日子才移到第二进大厅里。那里有架石磨，年中岁末是各家磨粉磨豆腐的唯一工具，剃头大叔来了，是他放工具箱的货架。剃头大叔当兵后去过朝鲜，为官兵理发，他喜欢吹朝鲜见闻。

父亲一出生就按算命先生说的过继给剃头大叔父母做儿子，虽然没有真正去他家生活，我也算他嫡亲侄子。他来了，我就玩他的工具，别人不行。玩得更多的是剃须刀，用它在两条手臂上剃绒毛，等我上了初中，手臂上毛发又黑又粗又长，小伙伴们笑说像猪蹄子，弄得我很久不穿短袖衫。多年后小姑妈送了支脱发膏，一抹黑毛没了，没高兴半月又长了出来，再抹再不长，几次三番，黑毛淡了，柔软了，长度依然有半拃，粘在臂上也不觉得长了。倒成了我的标志和特点，新朋友见了总会盯一眼，处成老朋友免不了玩笑一声。

老家春节是记忆里最快乐时光。年夜饭有荤菜，父亲的约束尚未出口之际，我快速出击，一大块红烧肉夹到嘴里，家乡习俗年头年尾不许骂人，包括孩子，骂了晦气。好吃的我巧抓机遇，常常沾光。饭后辞年也是最向往的活动，父亲带着我，有时带着我们兄弟俩，去长辈家拜望送祝福，父亲抽袋旱烟喝茶，象征性拈几粒瓜子，沾光的又是我。长房长孙辞年，瓜子花生糖果总会给一点，条件好的还会给挂鞭炮，一圈下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口袋装满了。弟弟如果没去，回来会分一些给他，是我不喜欢吃又难剥壳的南瓜籽，他不要，小眼睛盯着糖果和鞭炮，怕他告状，很不情愿地掏几粒糖果拆几个炮竹给他。“哥，还给几个。”“一个，最后一个！”我们俩“分赃”总是在讨价还价中结束。

正月初一清晨放鞭炮，是新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与隔两条河、一片田畈相望的杨家大屋比拼放鞭炮。当年太穷，放挂千鞭是了不起的大事，一般都是放挂百子鞭。杨大屋人少心齐，为斗赢对方，年底生产队分红时总留点钱买鞭炮。条件好点的人家会多准备点鞭炮，甚至千鞭。父亲在大队算有面子的人，又爱热闹，千鞭必备。其实千鞭不足数，七八百响就算优等品。当各家户主捧着鞭炮到了大门口后，牵头主事者点上一小挂百子鞭高高抛向空中，噼噼啪啪声传到对面，对面回敬一小挂鞭炮，迎新春放鞭炮擂台正式拉开序幕。主事者盯着持着竹竿的一排年轻人，上个人竹竿上只剩一两寸时才吩咐下个人点鞭。放炮仗的是臂力较强者，点一个，停顿一下，使劲向前方空中抛去，这一个炸响了再点第二个。我们人多户头多，常常比对面放的多些，坚持的时间长点。偶尔也有输的时候，输了大人们脸色有点阴沉，仿佛好运真的被对方抢走了。孩子们不懂这些，眼巴巴等着放鞭炮结束，捡几个未爆炸的散炮，偶尔捡到七八个连一起的断鞭，在小伙伴面前可以炫耀好几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别山区农历十月后，经常大雪封山，大家没活干，打牌下棋是最好的娱乐。大爷有副象棋，会点的人天天凑对下，那时我有八九岁，觉得好玩，看多了忍不住瞎支招。长辈就让我上，手把手指点，也不知下了多久，下了多少，终于有天把几位长辈打败了，大爷一看孺子可教，经常喊我去下，他一喊我丢了作业就跑，奶奶摇摇头：“看来不是念书的料！”

老屋新盖了许多楼房，原住户搬出去大半，爷爷辈走的不剩几人，可是每每站在老屋石头大门前看到的，仿佛还是童年时的模样！

书香馥郁润我心

□六安市紫竹林小学 李 伟

在家的乐趣之一就是看书，这看书不单单是捧着一本书半倚在床头，边看边间或啜一口香茗的乐趣，更大的乐趣是伫立在古色古香的书架前，看着那一本本虽已经消化却依然簇新的书。读书人喜爱书，甚至嗜书如命，之前有古人立誓读遍天下书，现在恐怕翻遍天下书也是不可能的。

就像物质丰富了，常常想起贫困年代某一顿简单而味美的农家饭菜一样。我时常想起在小学至中学阶段对自己最有影响的几本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都是学生时代阅读完的，让我开阔了眼界，一直启发和影响着我。那个年代的书少得可怜，可读的书更少，后来《学生字典》和《成语词典》又伴着学生时代的步履，这又大大扎实了我的语文功底。如

今，这书海之中哪些是对人和社会真正有用的？只要随手翻阅几本书就知道，在这信息时代里，在当代社会庞杂的信息载体中，不要说网络上，就是图书里，找到一点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有时如果发现一本算得上值得一读的书，真有一种大海中捞到一根针那种庆幸感。

闲暇之余，面对书橱里名家名著的书籍，我爱不释手，初读《张爱玲文集》，是几年前的事了。在她的小说及散文集中，我常常看到一个个穿着淡蓝色旗袍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子，身影有些单薄，脸色有些苍白，孤独地走在上海老式弄堂之间，踏着木制楼梯一级一级地上楼。她或许是某个学校的教员，也或许是一个小公司的打字员，总之，是有着一点点独立，一点点冷漠的孤寂，却总保持着大家闺秀的如兰气质，那是个不为我所知的年代遗落的一点尘埃，是一种我陌生的、遥远的生活状态，却又像来自月光下湖面轻舟中隐隐的琴声一样深深吸引着我。直到现在，仿佛走过旧里弄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白发如霜的老太太时，我仍会情不自禁地想从她们早已青春不在的身上捕捉到一丝丝有关张爱玲作品的遗迹，想象她们那些已深藏了几十年的枯黄故事。

我惊诧于张爱玲的才华，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同我一样，曾被张爱玲吸引过，为里面一个个有着不同个性和故事的女子激动过，被那种轻盈、灵动和飘忽无声的幽怨感染过，那种依稀的痕迹是张爱玲所独有的。一个微小的动作，一次瞬间的注视，一句淡淡的话语，却包含了所有微妙的愉悦、期待、悲哀和思念。花开花落，潮去潮来。“仙才”张爱玲，1995年已于大洋彼岸悄然离去，她那缠绵撩人的故事，美丽凄凉的眼神，令人感动，现在我仍然收藏着张爱玲的文集，夜晚的灯光下，映着扉页上一个女子淡淡的笑容，那笑，是喜、是悲、是怨、或是脉脉的含情，掩卷而思，在黑暗的睡梦中尽数闪现，恍如亲历，但惜不可说尽。

书海茫茫，真正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和学问的，不过是几本书。这样的书在小学中学奠定了你的基础，开阔了你的视野和思路，提升了一个人的修养和情操，引起你强烈的思想震撼和灵感。读书让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尽管如此，在书海中，我仍在寻找能够影响自己后半生的书，期望它能让我的心灵与之共鸣。

诗意与振兴

□ 濉溪县南坪中心小学 刘 丽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一个神奇的地方，那里的山水田园和每一个可爱的人无不充满着诗意。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更多的人离开这里，只剩下哀叹和孤寂。幸运的是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一切又恢复了生机，人们正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踏上振兴之路，美好也正在发生。

我的叔叔，从小在这个山村里长大，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结婚时，爷爷凑足了所有的钱为叔叔盖了三间没有院子的平房，娶了媳妇，便算了却一桩大心事。然而，随着村子里更多的人走出去，他们挣了钱在城里买了商品房，炫耀着城里的繁华和舒适，叔叔的心也不安起来。那一年正月初六刚过，叔叔便背着行囊，跟随他们踏上了去往上海的列车，希望在大城市打拼以后也可以实现自己成为城里人的梦想。

为了省钱，叔叔和村里的那些年轻人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上海。但“魔都”，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竟让叔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忘记那个充满诗意的小山村，那里有他的家人、土地、乡音和甜蜜的回憶。

上天会眷顾每一个向往美好未来的人。一天，叔叔在新闻里看到了一个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政府鼓励年轻人回到农村，发展乡村经济。叔叔心动了，他决定回到家乡，只有回到家乡才能找到丢失的灵魂，他相信在政府的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奔头。

回到家乡后，叔叔发现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很多田地也无人打理了。他意识到，要振兴小山村，首先要让老百姓的心动起来，改变村子的面貌，让村子重新焕发生命力。于是，他开始四处奔波，向村委会反映自己的心声，为符合政策的村民争取政府的扶持，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

村民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对政府的感情也愈加深厚了，对叔叔也多了信赖。叔叔又开始着手发展乡村经济，他听说几百里之外亲戚家的有机草莓种得好，已经颇有规模，便急忙赶去，一住就是半个月。回来后，叔叔便开始走访，发现我们这一带的葡萄享有盛誉，若是在种植上得到更多科技人员的支持和帮助，葡萄种植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叔叔的想法得到驻村工作队的大力支持，他们邀请市里的农科院专家指导葡萄种植，全力推进“葡萄+文旅”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打造葡萄文化馆和葡萄采摘园。他还利用抖音等网络直播，将家乡的葡萄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前来采摘。这些勤劳的乡亲们正在把乡村振兴的答

卷写在大地上。

随着村子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大学生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理念，又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村子里新盖的文化广场，一到晚上广场舞《越来越好》便响起来，那舞动的身姿和灵动的表情，何尝不是满足和幸福？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乡村而自豪。

乡村振兴，秋意盈袖，这是对乡村的一种赞美，也是对乡村振兴的一种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让这片曾经充满诗意的土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乡村更加美丽，更加富有活力。

故乡的秋

□肥东县第三中学 范翠红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已过，秋渐深。夜凉如水，卸下身心的铠甲，独立于城市高楼的阳台，仰望着高远天幕上颗颗闪烁的繁星，我忆起故乡的秋天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北方家家户户种玉米，到了秋天大片的玉米好像一下子都成熟了。我们不像南方人先把玉米一棵一棵砍倒在地上晒，等晒干再从上面扳下玉米。我们是趁着玉米的青棵还长在地里，只要发现玉米的胡子（须子）发黑了就直接把玉米扳下来放在竹筐里，然后一板车一板车运回家里，堆在院子里。青丝丝的玉米外壳顶着或黑或红的玉米须子，一大片一大堆地摊开在院子里。到了晚上，爸爸用长长的电线扯一个灯泡挂在院子里，我们一家人就围坐在小山丘似的青玉米堆边剥玉米皮，新鲜的玉米剥开来有股甜甜的香味，整个院子里弥漫着清香，月色清朗朗，和着桂花的芬芳让人非常舒心。大人们一边剥玉米皮一边谈着他们的话题，我们姐妹挤在一起边挑拣大的边说悄悄话。小土狗卧在旁边睡觉，秋霜打在我们身上，微微的寒意中带着丝丝清爽。

剥了皮的玉米还要留一些绒皮，把两个玉米穗用绒皮栓在一起，再把它们挂在树上或爸爸搭在树杈间的木桩上。第二天一早，一院子黄灿灿的剥去了皮的玉米在晨曦里泛着金光。大人们一早起来忙着下田去了，一院子玉米是留给我和二妹的活儿。我和妹妹要把一家人晚上剥好的所有的玉米捆都挂到院子里的树上去。这可不单是体力活，还是技术活。

奶奶早起去菜园掐了银银菜回来，我和二妹才磨蹭着从床上爬起来，在奶奶的絮叨声里我俩逐渐清醒，到压井旁洗把脸，就准备干活了。我家院子里有两棵大梧桐树，我从小就胆子小，总想着也可以爬上院子里的大梧桐树，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看着二妹惬意地骑在树杈上，我只能在树下用手指做成手枪的模样比划着向她射击。

二妹爬树时腰里栓一根粗绳子，到树上再把绳子拴在较粗的树枝上。我在地上的绳子一头拴上一个塑料桶，每次装一些系好的玉米在水桶里，二妹就像个大力士，一下就把桶吊在了半空，再几下就拉到树上自己身边，然后一把一把地把玉米捆搭在树枝间，有时她故意吓唬我，装作拉不动了的样子，害得我在树下仰头望着干着急，攥着拳头给她喊加油……挂满玉米的梧桐树特别好看，梧桐叶还没落尽，早晨的太阳一照，苍绿的梧桐叶间闪耀着金灿灿的明黄，就像是梧桐树上开出了向日葵花儿一样！二妹坐在树杈间，阳光透过树叶照在她汗津津的笑脸上，有一种朦胧的感觉，那时候我觉得二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连续好多天，我和二妹都重复配合晒玉米的活儿，就这样玉米们就在树上被晒干了。奶奶把没摘的花生秧连根带果一起甩在瓦屋顶上，还有好多的芝麻秸攒成的小垛在院子的西南角，红小豆秧搭在压水井旁……一到秋天，家里被塞得满满当当。看着这些农作物被或拉或拖进了家门，全家人就有一种充实的自豪感，大家说话都有了底气似的。虽然很累，一家人和谐愉快，虽然忙忙碌碌，但家里经常传出欢快的笑声。

在那些忙碌的秋天里，我们渐渐长大……终于，我们都离开曾经充满欢乐的共同的家乡，像蒲公英随风飘散。如今，父母老了，我们在各自生活的城市里打拼，日子越来越好，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宽裕，可是，我再也没有感受到那么富足的秋天了！

冬至 □青阳县第一小学 郑益民/书